



文学新观察

关注现实，透视人性

——2015年中国长篇小说扫描

由于大多数中国作家倾心投入的缘故，在即将成为过去的2015年，小说诸文体中，长篇小说的强势地位依然得到了很好的延续。

根据我个人有限的阅读视野，这一自然年度内，值得特别关注的长篇小说，就有迟子建的《群山之巅》、东西的《篡改的命》、何顿的《黄埔四期》、周大新的《曲终人在》、须一瓜的《别人》、袁劲梅的《疯狂人在》、陈应松的《还魂记》、艾伟的《南方》、盛可以的《野蛮生长》、王安忆的《匿名》、严歌苓的《护士万红》与《上海舞男》、韩东的《欢乐而隐秘》、杨则伟的《于是去旅行》、路内的《慈悲》、张好好的《禾木》、李燕蓉的《出口》、康赫的《人类学》、周瑄璞的《多湾》、次仁罗布的《祭语风中》、弋舟的《我们的脚蹼》、冉正万的《天眼》、陈永和的《一九七九年纪事》、王华的《花村》、王凯的《瀚海》、张翎的《流人物语》、刘庆邦的《黑白男女》、陶纯的《一座营盘》、陈谦的《镜遇》、张者的《桃夭》、秦巴子的《跟踪记》、杨东杰的《一嘴泥土》、尔容的《相爱不说再见》、刘仁前的《残月》、刘春龙的《垛上》等。细察以上这些作品，有3个方面的突出特点不容忽略。

对人性的深度透视

2015年长篇小说通过对人性的深度透视，表现了当下中国社会所实际面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

周大新在《曲终人在》中深度透视和表现了主人公欧阳万形的悲剧性政治权力人格，通过欧阳万形形象的成功塑造，关注点聚焦到了社会政治机制的层面上。本来依靠“潜规则”方才得以成



功上位的一位官员，在自己的施政过程中却企图彻底摆脱这种“潜规则”的控制与影响，欧阳万形的为官之道本身就注定了他生命中必然的悲剧色彩。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是一种平和的对于普通民众日常生存状态的悉心描摹与真切展示，是对于具有罪感精神深度的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塑造。不管是林大花、辛欣来，还是唐眉，所有这些人形象都有着可以震撼人心的人性深度。对于这些人物形象的人性深度，我们必须联系迟子建后记中“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这句话来加以理解。而这，也就意味着，“爱与痛”“罪恶与赎罪”“命运”“灵魂”，正是我们进入并解读这些人深邃人性世界的关键词。

李燕蓉的《出口》，是一部具有明显精神叙事特征的长篇小说。所谓“精神叙事”，意即作家远离重大题材的宏大叙事，只是专心致志地挖一口深井，以深刻地探究和表现当下时代带有普遍性的精神病症。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之后，面对着来自于物化世界的强烈挤压，面对



着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制约与困扰，国人越发不堪其扰地爆发出了各种意想不到的精神病灶。《出口》关注现代人精神疾患问题，有助于人们思考其解决之道。

直面现实问题

2015年，长篇小说写作领域一大突出特质，就是一种批判现实主义思潮的强势崛起。

东西的《篡改的命》中，处处呈现

出的皆是结盟后的权力与资本对底层民众的无情捉弄的景观。汪氏父子及其家人“机关算尽”，企图凭借自身的努力去改变命运，但最终的结果却只能是事与愿违，愈是抗争，换来的愈是更大的苦难与不幸。他们力图改写自身命运的悲壮努力，正如同古希腊神话中那位一次又一次推石上山的西西弗斯一样，到头来只能是彻底的绝望。

更具体地关注思考食品安全、医院里的经营创收与医患关系问题的，是须



一瓜的《别人》。通过一系列复杂生动的故事情节，须一瓜揭示出，导致以上两方面问题日益严重的根本原因，一个是部分国人道德水准的下降，唯利是图，见钱眼开，另一个则是一些政府监督管理部门严重缺失失职，毫无作为。

一方面，通过双重叙事时间的巧妙设定，另一方面，通过对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新闻事件作为艺术想象虚构故事原型的大量征用，盛可以的《野蛮生长》，格外鞭辟入里地完成了对于“后三十年”不无尖锐犀利的批判与反思。

艺术形式的多向度探索

这一年度长篇小说写作的另一特点，体现为艺术形式层面上的多向度探索实验。

东西的《篡改的命》，艺术形式上最不容忽视的特征，就是寓言式表现手法的运用。所谓“寓言性”，是指作家在对象表现的时候，并没有一味地拘泥于形而下生活细节真实无讹纤毫毕现的再现，而是以一种概括性的笔触，力图



追求一种超越生活表象层面的具有突出象征隐喻意义的艺术表现效果。

迟子建的《群山之巅》，则以其一种“去中心化”的叙事策略而特别引人注目。所谓“去中心化”，意味着作家采取了散点透视的艺术聚焦方式，来面对故事发生地龙盘镇的那些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如此一种艺术聚焦方式的采用背后，实际上潜藏着作家的多少带有一点“齐物论”色彩的世界观与人生观。

张好好《禾木》的艺术形式特征，则突出地体现为“你”这样一种第二叙事人称的征用。作家的第二人称叙事，其实可以被看作是第一人称叙事的某种变体，有一种十分突出的自我分身效果。作家对于“你”的征用，显然有着一种拉开距离之后的“我”与“你”甚至包括整个世界之间的潜在对话意义。之所以要拉开距离，是为了取得更为理想的自我审视的客观效果。

艾伟《南方》的引人注目，则鲜明地表现为对于三种不同叙事人称的交叉使用。整部长篇小说共计被切割为85个小节，“我”“你”“他”三种叙事人称，以顺序交叉的方式持续推进着故事情节向前发展。三条线索相互交织叠加，最终形成一种立体性相当突出的叙事结构。

正如“还魂记”这一标题早已经明确标示出的，陈应松在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过程中，采用了一种第一人称的亡灵叙事模式。热衷于谈论鬼魂，乃是作家的故乡楚地自古以来的一个重要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应松的亡灵叙事，除了不容忽略的社会学原因之外，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楚地巫祝文化传统在当代的一种遥远回响。

《黑白男女》展现人情温暖

雷 达

刘庆邦的长篇小说《黑白男女》围绕矿难之后矿工家属面临的生活和情感的重建展开叙事，全书以3个死难矿工家庭为主线，展现了普通百姓在灾难面前互相温暖、自尊自强自立的动人故事。

刘庆邦多年来在农村乡土和矿区两个领域写作，大量的作品是写最底层的人，写大爱和人性之美，《黑白男女》依然延续了这个主题，写得特别动人。他把人放在一个极端的情景下、生死的情景下写，矿工的生命在矿难中结束了，但是矿工家属的生活还要继续下去，要重建一个世界，要重建家庭，同时还有爱情。这是很艰难的。他把笔墨聚集到这些人的身上。作品最感人的还是人物刻画的深度，写得很细致，整个贯穿大爱的精神。

刘庆邦是贴着人物的心理写的，其中有些人让我特别感动。他写一个老人，儿子死了，为了孙子，他不希望儿媳改嫁，他用各种办法，来延迟儿媳改嫁。这个老人写得非常深刻，人情味十足。另外，对作为矿工家属的女性刻画很细腻。刘庆邦的小说中一直有一种善的温暖，这种温暖，是对弱者的体贴，是对幼者的呵护，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与爱意。小说从各个角度展现人性之爱，有男女之爱，有祖孙之爱，有父母之爱，有友情之爱，体现在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中，具体而细微，生动而贴切。他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是广阔的，对矿区生活有真实深刻的描写，给我们奉献了一部非常感人的、有着人情温暖的作品。

白族作家景宜：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文 一

“景宜多年来奔走于山野之间，奔走于各民族人民生活中，这样持之以恒地深入生活是少见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她充沛的创造力的源泉。”日前，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景宜影视文学作品座谈会”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说。

白族作家景宜长期坚持深入生活，扎根边疆，创作了一批优秀的中短篇小说、长篇报告文学及影视文学作品，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影响，为繁荣少数民族影视创作、促进民族团结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近10年来由她领衔创作的4部电视连续剧《茶马古道》《金花花开》《茶颂》《丝绸之路传奇》有3部登陆央视一套黄金时段，连续荣获“五个一工程奖”。景宜被评为2015年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习近平主席接见。

李敬泽指出，景宜本人是白族，但是我们看到她对纳西族、独龙族和茶马古道、丝绸之路沿线各民族都非常熟悉，不是案头上的熟悉，是人对着人、脸对着脸的那种熟悉，也是心贴心的熟悉。

文艺评论家李准认为，景宜用文学和影视的样式，描绘出近代100多年我国西南、西北诸少数民族的生存史、发展史，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部精彩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不可分离的关系史，这在当代文艺创作中是一份了不起的贡献。景宜的影视文学

□散文

乐山乐水

张胜友

乐山名震天下，盖因山中有大佛。唐《嘉州凌云大像记》载曰：“开元初，有沙门海通者，哀此水险……作古佛像。”海通禅师结茅于凌云山中，每见于夏汛，凌云山麓三江汇聚，势如奔马，呼啸翻腾，直捣山崖，船毁人亡，屡屡上演人间悲剧。海通佛心慈善，遂起意凭崖开凿一尊弥勒佛大像，仰仗佛法无边，减杀水势，永镇风涛，普渡众生。于是乎，禅师云游天下，募得巨资。凌云山栖霞峰临江峭壁人影幢幢，万众合力，锤声如雷，岩片似雨，凿石声吆喝声直冲霄汉。

故乐山大佛又名凌云大佛，为弥勒佛摩崖石刻坐像，通高71米，头高14.7米，耳长6.7米，单脚面即可围坐百人，开凿于唐代开元元年（713年），竣工于贞元十九年（803年），工程浩大费时90年，迄今已栉风沐雨1300多年，“易暴浪为安流”，朝山拜佛者众。据称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大佛。

何为世界第一大佛呢？2001年3月8日，一则劲爆新闻曾轰动全世界：塔利班武装悍然炸毁阿富汗中部巴米扬地区一尊高53米、历时1500余年的大佛。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巴米扬大佛，曾号称世界第一大佛，可叹昔日辉煌不再，一夕间炮声巨响惨不忍睹，空留下石窟残骸和黄土碎石……实乃佛家之一大劫难也！

2015年6月7日，又一则劲爆新闻同样轰动全世界：来自中国北京的张昕宇和梁红夫妇及其团队，利用先进的建筑投影技术，成功对巴米扬大佛进行了光影还原。当巴米扬大佛影像通过中国人“神魔”般的手，穿越时空重新呈现在世人眼前时，1000多名当地民众欢呼雀跃，歌之舞之情不能禁，老者则泪流满面，连声说这就是他们往昔看到过的佛像。自大佛被炸毁以来，多少个国家的专家、学者跃跃欲试，试图复原佛像均未能如愿，中国人却做到了，被称作“中国送给阿富汗的礼物”。

乙未秋日乘船而至，仰望乐山大佛真身，果然十分了得：大佛坐落于四川省乐山市南岷江东岸凌云寺侧，掩映于满山青葱之中。大佛头与山齐，双手抚膝，足踏江流，遥望江城，神势肃穆，端庄大气。有诗云“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又曰“千年仍未老，静坐看朝朝”。那气势那神韵令游人们叹为观止。据考证：佛成，曾建木阁罩护之，曰大像阁，又名凌云阁，蔚为雄奇壮观，宋元之际毁于战火，烟飞灰灭，了无痕迹。现可查者，北宋苏轼赋诗“卧看古佛凌云阁”，南宋陆游唱和“不辞跋涉登重阁”，均留下重重谜团。

脚踏滔滔江水，正是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三江汇流处，其妙处不可言说：青衣江为大渡河支流，大渡河（古称沫水）为岷江支流，岷江为长江支流。岷江又名汶江、都江（古称大江），至乐山大佛座像凌云山麓，右侧纳大渡河及青衣江，三江水层层叠叠奔涌至宜宾入长江。如此纠缠不清又携手同行，阅尽江河所罕见，也不失为水之佳话矣。

乐山，古称嘉州，属古蜀国，素有“海棠香国”之美誉。今日头戴一顶顶桂冠：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国家首批对外开放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国家园林城市、2008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城市之一……光华如炬，实至名归也。

是夜，披阅乐山史册：李密、苏洵、苏辙、郭沫若、陈敬容、曹葆华等名士款款踏足而来；李白、杜甫、岑参、范成大、黄庭坚、陆游、张船山、陈运和等留下的诗篇萦绕耳畔……心旷神怡，浮想联翩。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若水流而灵巧多变；仁者静，似大山更宽厚沉稳。谓之“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乐山乐水，天造地设，此乃天下之佳境也！



2016年网络文学大事多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大力发展网络文艺的精神，新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委员会日前在京举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网络文学委员会主任陈崎嵘说，网络文学委员会将大力开展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和评论工作。2016年计划筹建网络文学理论研究基地，主办网络文学作品或文学现象研讨会，编辑出版网络文学理论专著，发布中国网络文学年度发展白皮书，组织第二届中国网络文学论坛。还将通过创建中国网络作家创作基地、开展网络作家网上教学培训、组织网络文学作品研讨等方式，团结广大网络作家，推动网络文学创作的发展。此外，将继续做好中国网络文学排行榜的评选、解读、推介，扩大优秀网络文学的影响力。

201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举行

由《散文选刊·下半年》杂志社主办的“2015年度中国散文年会”颁奖会日前在京举行，鲍尔吉·原野的《更多的光线来自黄昏》、冯积岐的《女人今年二十三》等散文获得年度散文奖。著名作家叶延滨、艾克拜尔·米吉提、阿成等围绕中国散文创作，进行了专题文学讲座。同时举办的“2015年中国配乐散文朗诵会”让人领略到中国当代散文的魅力。

《我是文天财》表现小人物生命旅程

齐鲁的长篇小说《我是文天财》由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小说通过家庭和民营企业这个舞台，讲述了普通百姓的故事。作品对“人”的生存处境的勇敢直面，对一个灵魂从飞升至跌落这一过程的关切注视，让读者走进这个并不传奇的小人物的生命旅程，感受他的同时也唤醒自己的激情与伤悲、梦想与挫败。

□诗词赏鉴·自强不息

写出野草的精、气、神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赏析

钟振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
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唐代进士考试很重要的一关是诗歌创作，诗题是官方给定的，题前例加“赋得”二字，意为“得”到某个给定的题目，故“赋”此诗。有志参加进士考试的读书人，平日往往模拟此类诗题进行创作训练，以期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白居易此诗，便是他青少年时“复习迎考”阶段的“演练”之作。其诗体为五律，诗题的关键词有二，即“古原草”与“送别”。

前两联先写“原草”。“离离”，形容茂盛。第三联补出“古”字。古老的道路，荒废的城池，可见此原野为“古原”，此草为“古原草”。“远芳”，延伸至远方的芳草。“晴翠”，阳光下的绿草。最后一联点明“离别”。“王孙”，这里是对游子的尊称。二句由《楚辞·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化出。“萋萋”，亦形容茂盛。至此，题面中的5个字都写全了。

如果仅止于此，还只能说是中规中矩，及格而已；作者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匠心独运，将那地位虽然卑微，生命力却异常顽强、异常旺盛的野草，设置在经历了野火焚烧的磨难之后，迎来了春风吹拂的大好时光这样一个特殊的节点，用浓墨健笔写出了野草的精、气、神。而那野草，又不仅仅是自然之物，它更是作者人格的化身。

年轻的诗人出身于寒门，社会地位不高，家境也不宽裕。相传他初到京城长安准备参加科举考试时，带着自己的诗卷去拜见了诗坛名流顾况。顾况看到诗卷署名“白居易”，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开玩笑说：“京城的米价贵着呢，‘居’（居住）可不‘易’呀！”翻开诗卷，第一首便是本篇。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二句，顾况不禁对诗人刮目相看，叹赏道：“写得这样的诗来，‘居’也就‘易’了！”（见唐张固《幽闲鼓吹》）为什么？因为顾况从诗人的这两句诗中读出了一位有志青年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这也正是本篇的神光所聚之处。